見聞雜紀

續見聞雜紀卷之八

吳興　李　樂彥和述著

朱國禎文寧校正

一

里中陳桂月先生𥌒司教亳州與寅友某別數年某轉嘉禾學諭桂月先生子文奎年十餘歲家貧不能延師往某衙讀書其内人有二子視陳子猶子朝爲櫛髪夕爲整衾凡食飲衣鞋悉與二子無異焉僚友誼敦可爲古今絶倡而桂月先生遣少子遠遊非脫灑曠達何以有此

二

夏六月按院臨湖余訪茅鹿門翁翁舍其寓舟居也問故曰被歸安將房屋固封以待他郡邑官至余問縣有帖子來不曰無帖畧無忿慍不平之氣時范司成同往余曰兄若以身處之不知怒到侵田地司成曰余信不如也又一日董宗伯宴茅翁及余座客甚衆中呼茅翁譏其好利而不自揣度則好利之尤者也翁付之一笑不荅故余常服茅翁器度迥不可及其享上壽宜也

三

予爲童子入鄉塾蒙師訓其弟子往往多讀小學孝經迨予四十以後讀者鮮矣至晚歲又見有表黃四書黄進士嘉善人官兵部主事全不用朱夫子註又見塗抹四書凡圈外註全塗抹其正註學庸十塗一二論孟十塗四五嗟乎若當

二祖朝此等人服上刑奚疑所以然者末世人不善教子急于進取故妄爲簡省而不顧竟不知其有一字不容增損者在也

四

余戊辰舉進士謁古和雷先生先生時爲少傳工書矣訓予輩曰吾壬辰中進士時每同年四三人共一寓所一室置二床相對而寢出入騎馬間騎騾今若輩一人一寓所必獨力僱騎與膴仕不異吾甚駭之不知有何俸禄侈用到此

五

里中唐少華虞部官中翰家亦中産亦不至甚乏童僕一日余過訪之留酌呼其子國柱

可去請鄭阿叔来靜沂公也柱應之無難色俄而靜沂至予竊羨其為賢子弟云

六

吾鄉邇達人家子孫貴顯其祖父未有不始於篤朴儉約者董潯陽先生之祖不識湖州府偶及見問這大墻門是何人家父封翰林編修字良儀平生款客未嘗設饅頭一日施西亭憲副訪之亦止設捲蒸座客哄曰董良儀饅頭一生喫他不成矣他如沈果齋翁鑑夏雲泉公儒及予先贈君不相約而從儉如

有品節限制然盖儉則殺生少用度節為天道所默祐故子孫並發云

七

分宜柄國子世蕃熾惡延吾潯上紀明齋濂訓其子館賓二三載而紀亦未嘗不通賓客却以禮義自閑嚴氏敗分毫無累無議可謂士之善守其身者乎

八

予侄妻黨某生好親近父毋官所至父毋官必愛之試必首案高等自以為勝算也予語

之曰秀才只不可得罪於提調爾若親愛相厚非宜彼不以為然無何蔑視法紀自投憲網併秀才亦不可保且有大費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之罟擭陷穽而莫之知辟其生之謂乎

九

郡邑正官分巡分守皆得據所見施行移風易俗賴之若曰地方積習如此不必更張便是無志向的人杭州三天竺及西湖諸寺院春二三月任婦女燒香遨游寄宿僧舍莫之

禁戢萬曆癸卯春按察僉憲何公湛之己丑進士南京留守籍無錫人特加嚴禁婦女行及闢聞風而止孰謂世道非賢人君子所可挽回者

十

京官主考各省　先朝行之今日復之未見不可若止為士子作弊而設此差則莫若做江西巡按邵君陛內外簾皆用硃卷足矣且京差所費不貲揭榜之後多招物議累害門生不如仍舊巡按專掌之為便也　有一山人曾讀書者余方在禮垣時謂余曰會場事

余有一姚葉公可上一疏問何如曰大主考兩公不必言其同考諸公請如吏部歷官事例每位各擬陪一員以憑
聖裁庶可以防奸止囂余曰汝山人説得我若説了便做箇癡給事中貽笑士大夫矣

十一

上饒楊止菴時喬久矣在告一旦起南太僕丞任道經吾里綸巾布袍步訪李子於東皐之上李子隨後訪之處一客航中有同行二三人非儒生蓋商流也時餽余止茶二包敦

朴簡淡之風市人初不知其貴顯也賢矣哉

十二

○趙康靖公槩與歐陽文忠同修起居注文忠意輕之他日文忠被誣康靖上書曰修以文學為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轉加污蔑臣與修踪跡素疎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公之厚德視睚眦之讐必報者奚啻天淵

十三

不佞令淦臨江府學歲貢生坊牌銀五十兩出辦于途不佞當拆封時如數兑下固封一

口下府置之篋中方柢寓貢生来謁出而予之人有言此舉省貢生浮費可四五金為民父母皆能推廣此心民豈有不被其澤者

十四

二十餘年来士子作文變怪不必言矣凡公府告示余一日偶出城得見之詞古意深倉卒不能句解若令細民仰讀何以洞見官長心胸余不知其何意

十五

萬曆二十年間江右王給事如堅朱光祿丞

維京二公以諫

上立儲爲民歸相會於浙之西湖余先具飯款之用豕肉石首二味二公堅辭豕肉止用魚下飯其憐余之貧不應至此景象亦恭奇矣哉

十六

友人施太學豪常言地方凡聚衆至百十人以上不論事之鉅細皆不當隨衆混入其言極爲有見萬曆三十年冬北直長垣縣地方作義勇武安王會人衆不知其數想乘騎雜

沓至傷人百口以外可鑒𢦙事聞邑令時以公出僅議罰俸而官無恙三十一年吾浙金華地方作神戲閉門拒客俄而火發死者凡八十二人六人踰墻獲免

十七

分宜嚴氏之籍沒也吾鄉錢公貢鍾公繼元皆以撫按之委與監督焉入其邑鄉黨親友咸曰

朝廷處之太過若不以爲罪當者何也分宜止流毒縉紳而害不加於近地也如掌家永年

素見親幸然見士大夫雖卑職亦必叩首不敢長揖何等有禮不知相君家僕皆然乎否間有不賢者放利而行播害必自近始鄉黨親友十有四五切齒之而難作之時欲求人之不幸其災不樂其禍焉可得也

十八

吴江令張公明道嘉靖十年前人物愛民若子守官如水時有督粮僉憲臨邑頗多需索公吐詞太峻促渠去僉憲罵公公亦不讓至欲辭官去上官堅留之鄉官某完錢粮每遲

公在廨間縛其掌家者至具其完始得釋中貴私人擇邑中諸富家誣以他事欲恣厚索上官俱不能制公痛責數人囚之戒以後次復来必笞至死其人哀懇縱之去果不復来迄今七十餘年人譚及者無不思慕痛快立有專祠祀之

十九

徐鳳竹先生栻常熟人巡撫江西余為塗令每入見必問民疾苦而於徵收事尤惓惓焉先生令門子持一小手摺余有陳說即時手

書余還邑不多日而先生文移已行各郡邑矣初見命坐整椅余不請整先生座在下先生曰我座在上命茶余只作揖而飲不行跪他日同諸同官飲茶俱先行跪先生皆不余較也其開誠廓度如此

二十

余為舉人時見烏程令蔣公問地方有賊否余荅曰甚多現有慣賊某在縣獄蔣問何以不餓死予為具述所以得供送狀別去不四五日蔣命獄禁絕其食而死焉迨予為給事

及歸田相見邑大夫則問民間事者絕少矣夫不倖不改其素亦未嘗以私惡陷人地方賊人惡人或相對面講或移書相告邑大夫又若見信于者絕未有見之施行而衙門吏胥則其言反易入而深信何也時移物換當官者另自一機局使然也

二十一

六科初選命下後科中即有儀註一冊送來內開拜部院大臣在宅則拜不在宅投帖即上馬不得守候良久予性拙恪守之一日訪

太宰則見諸同寅列坐而候又一日途遇一尚書路直無可廻避只下眼單勒馬闖尚書不悦他人處此必造門謝過余不然此余所以僉憲而出也況科場一疏甚忤大老雖欲不僉不可得已

二十二

安分身無辱知幾心自閒夫知幾心自閒這工夫不易造諳安分二字人或可勉強學得人誠不安其分其間便有萬千受累里中一市人自看得能事不肯讓人一日恃強罵了

巡司官巡司官只得忍他去不久又罵一典史被典史打一場畢竟喪其身命此非不安分之顯禍歟

二十三

孟嘗君薛公食客常三千餘人狗盜鷄鳴二人其效勞報德頗是難得更難得一箇馮驩每事獻忠逆耳不諛順薛公薛公若無驩時結果也不見好可惜今日士宦家也稱有門客來不過逢主人之意成主人之惡而已學得馮驩十分之一也少

二十四

杜靜臺先生偉嘗每月朔望日必以潔淨衣書

至聖先師孔子之位八字正衣冠面北行四拜禮仍侍坐移時方做工課弟子問故先生曰可以為收放心之一助

二十五

延平大忠祠為文文山先生建也其碑文內云先生當宋末造不絕聲妓之奉說者以為先生憂國念切知己者慮一時忿激而沒故

設此以解之非也先生家有聲妓乃在國家無事之秋迨至國步多艱先生以一身肩承一腔憂國之心身家且不計舊時聲樂悉屏去不御事具本傳何必曲為之說

二十六

歸安陸貞居隅令江右大庾庾人府吏有寵於太府其父曾充隸前令竟延作鄉飲介賓公至召隸且命穿鄉飲巾服來至剝其巾服入庫笞二十遣之此時太守尚在郡也自是郡邑鄉飲嚴肅不敢濫赴公後改令高淳以

高淳食無魚挂冠歸

二十七

元世祖也算得不仁不智的人君矣我文文山先生這條性命儘可饒得況先生即不見殺亦必自尋死路决不肯偷生在世豈非兩得其道所謂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乃竟殺之是不仁不智也

二十八

士大夫當斷不斷最是誤事之大者余在告同年史君 朝鉉来守 湖當酷暑病瘧可憾 諸

同寅拘故事開宴欵之而史不固辭余訪之睹其顏色病甚且曰小弟明日上省余危言止之不聽省回不旬日而故矣僉閩時同年蔣君知建寧能舉其職第尊人止生渠一子家人来報病欲辭官去諸當道不允商之余余曰當道止有為地方留賢未有促兄行者須兄自斷爾卒弗斷事亟遄歸尊人故弗及視含殮也初在塗同年李君理刑吉安亦若病猶承上司委出查盤遇之於道力勸勿行不聽不一月而故夫三君之所遭不能逃命

雖斷亦故不斷亦故然君子見幾明决即死也討此從容處置而忠言不見信柰之何

二十九

張江陵初政不無操切之意然却有一段可觀南科給事余懋學極論其操切之害為民去耿楚侗先生時在閩對余輩曰何嘗是操切自我看来還是操而不切旨哉言也　張江陵丈量田地之議不可說他不是他意思儘是向好只有司奉行的大約不善區處所以害了許多百姓他只說清查浮糧假如吾

桐一縣原額應辦糧幾萬幾千某都某圖糧不虧額不必量今一縣丈來丈去徒費精神而豪奸巨室大肆欺隱代書算做了一場大賣買何可盡歸咎江陵得

三十

項少參（篤壽嘉興人）官南考功柄京考人稱不私又官北職方能守法不阿第不詭合於江陵僅轉東廣少參出公家事頗鉅少與予師沈梧山先生（幾先）同筆硯先生寒素士也公有女嫁先生子為媳竟忘其貧超邁時俗之見

迴不可及

三十一

嘉湖閒時俗淺見凡祖父客死其柩皆不入室何以故子孫云冷屍入後人不利也然則子孫為利而逐其祖父祖父為不利而不得入其所創之居可哀可笑甚矣吾邑錢正郎槐江卒京邸其子夢得夢傳迎柩入屋兩家自槐江故後寢昌寢隆絕無一毫不利豈不足討千古四方之迷哉余謂二子此舉違俗從禮便是家道興隆之象

三十二

沈亞卿少吳嘉靖六七年間爲諸生當時提調官與諸生體統尚懸絶後官亞卿回聞提調官上任諸生有通賀儀者不勝驚駭予曰何止於此諸生具花幣賀太府余甞目擊之矣至萬暦二十年後提調官呼諸生相契厚者之號諸生安然受之而忘其爲非此惟桐邑爲然恐他邑或不如是

三十三

余館溽中及見錢姓號石崖者家可二三千

金爾顧畫船歌童演戲出入聲聞邑侯至發極繁解户不三十年子孫産業蕩盡至賃房棲故居水濱足為侈靡不安分之鑒

三十四

司空劉清惠公麟僦居長興富室黄氏欲聘其孫女為媳公不許公之子竟許焉女既歸黄黄氏舅姑以其為司空孫也百凡順所欲崇奉太過司空故而漸衰媳已不堪矣厥舅督其子讀書太亟閨啚媳於閨閫之外媳亦不遜未知的否若謂舅有新臺意斷斷無之

也自是劉與黃構訟黃遂以通姦家人事誣媳狀屬歸安李令公令托友人周君密訪周受黃賄以有姦報令令信之訊間拶劉氏指劉氏不勝忿忿奔赴巡道訴不納乃出袖中刃自觸其咽喉而死劉小姐死節世遂傳名舅竟譎戍事在乙丑之明年范司成未第時好遊曾過長興訪黃之侄不甚加意乃黃氏則隆禮事焉心感之乙丑值高第其冬奉差還黃不無殷勤之禮黃方繫獄求司成一言保外度歲得從所請若其初事在李則司成

毫不與聞也朝野不察司成卒受汚衊非天下古今之大冤乎近復有四明屠君隆上陳太府啟至謂黃氏子從亂命不勝悖謬之甚嗟乎士大夫處交游辭受詞命之際信不可不加慎矣李公名松壬戌進士北直隸大城縣人

三十五

余嘗自恨氣質粗劣語及時事輒多忿激不平一日謁文貞徐公階公曰吾松往時巡按臨府則四府節推偕至本府太府作主款之

而僚友陪席其四節推亦未嘗荅席也乃今
太府而下各伸款四節推又各伸荅尺爲盛
筵者十以一倍十所費不貲每送下程用燕
窩菜二斤一盤郡中此菜甚少至賂節推門
子市出而成禮馬語間擊卓盛怒恨欲復其
故不能也文貞公道學温粹論事猶然則予
之憤激不平不足爲怪矣　吾浙方公廉新
昌人　知松江鄉士大夫招飲公曰公等只用
水菓酒殽不過五六盤方敢赴多則不赴一
時士夫相信俗爲丕變盖公素有以信於人

致然也

三十六

趙監廟素有羸疾或教之曰服鹿血則愈趙買鹿三四頭日縛一枚以尖鐵管插入其肉間少刻血凝滿管乃止鹿日受此苦血盡而死趙果膚革充盈健飲啖晚得病遍體生異瘡陷肉成竅痒無以喻必以竹管立瘡中注沸湯灌之痒方息終日不暫寧兩月而卒

三十七

余鄉之長老有云嘉靖初年分巡官臨桐邑

邑令為蔣某由甲科分廵在司而皂林河下
又有一上司經過蔣迎之分廵開門令不候
已而大怒命皂加責令曰知縣處兩難之地
非敢慢老大人倔彊而罷時府節推南君在
邑亦出皂林相迎分廵怒曰知縣掌印官不
得不出汝何故也出命皂責竟笞五板南不
久擢南道御史去分廵因此告回嗟乎嘉靖
初年去今未遠也分廵得以朴縣令節推而
下官不敢違逆其時綱紀士風振肅槩可見
矣今日下官即有罪求上官震怒者亦不可

得况行責𢦏或曰郭彥吉（迪光無錫人）知黃州府曾欲飽黃岡令以諸府佐下禮求解而罷然則郭當乎曰不知郭發怒時中節與否未敢以為當也　楊公承芳（繼宗）知嘉興屢臨各邑邑令外錯朴責以為常此亦長老傳聞之言然此天順間事也

三十八

吾里侍御錢君（夢得）自京還由嘉興太守王公（貽德廣西人）過訪止用下程儀一兩此外毫無游加之禮使一涉世情人處之恐非一二十

金不可王公蓋近日郡守之特立者　亞卿少吳沈公應龍被論田籍寓居湖城烏程令張公晃福建人止用下程一副及菓盒酒相拜絕無花幣盛儀後亦不聞其開宴盛款此嘉靖乙卯間事

三十九

楚侗耿公撫閩出巡興泉二府余同二司諸大送之門外止用行李二擡雖非奇節亦見簡約之風

四十

里中陳靜學先生序中永樂庚子科鄉試不倖及見試録察使一人居首監臨由監生巡按御史次之布政司又次之蓋特尚執法故臬司尊重如此取士一百餘名每一行書二名其儉朴貴楮細書成文之風可想也

四十一

里中張公正以貢為蘄水令陳公觀以明經止官廣文張囊槖頗充田宅甚富陳終身清約頹然一小楼而已垂四十年張之子絕嗣且無卓錐土而陳氏書香不絕隱隱家業漸

起天道福善禍淫誠然哉

四十二

士大夫名節雖貪污無耻苟不至甕人杖下也壞得有數惟是足恭曲謹降志辱身阿附顧違以求好官如宋趙師睪林間犬吠之徒敗壞不知到恁田地

四十三

寒山拾得即普賢文殊菩薩其詩句時有恣世罵人[illegible]者想亦只是要人學好心腸不是修行工夫未到猶露圭角

四十四

天下士音皆真唯蘇松不真何也少年各尚纖巧而自立其說也天下哭死皆真唯嘉湖二三百里失真何也牽扯生人事多而哀痛絕少也可惟可笑

四十五

古今甘貧之士儘多狀元及第如羅一峯先生倫至瓶粟常空對客坐談心能不動其天質學力恐不在顏子之下薦三大臣劾三大臣氣魄亦自浩然先生生長江右貧瘠之地

地位既高而鄉黨親友亦必以財貨蠱惑之者故益以成其高若吾東南地方則風氣元帶此富貴態來况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者甚少所以全靠自家站立得定方成賢士大夫

四十六

鄉飲酒禮說　唐虞夏商之世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夫老一也而國老庶老異其名養老一也而上庠下庠殊其所其文備其義深矣我

朝稽古定制郡邑歲舉鄉飲者再義兼夫尚
齒尚德而僎賓介主之位列焉不知何年何
人作始郡邑僎位大都以丞處之席各欹斜
不正不佞筮新淦凡六主鄉飲則嘗六仍其
陋然而心竊疑媿弗自安也頃從司馬敬庵
許公乎遠商之公曰
高皇帝神聖主也何事不講求精密顧令鄉飲
大禮紊亂無章至此耶斷斷乎其不然也遠
慨習而不察著有鄉飲會通一編當奉尊覽
編末及懇適閱中丞張虎東氏鹵所校刊

皇明制書即大明會典　明　弘綱細目無所不備而鄉飲酒禮之文具矣首律儀次酒義若日月之有定位四時之有定序昭然秩然不容以私意僭差也監於成憲中丞以之立言破俗司馬有焉均於世教有補余因録梓呈之郡邑大夫尚奠一洗陋習以佐　昭代文明之盛治乎此雖不佞之上願而不佞亦何敢必也

萬曆壬寅冬十月呈湖州太守及桐鄉縣令皆改正

四十七

內外官考滿照例得蒙
聖恩封贈臣子之至榮也贈者行焚黄禮考
會典並無本縣正官至鄉官墳上朝服主典焚
黄儀注近年唯嘉興郡縣有之不知何據想
初時曾有鉅卿家行此郡邑承奉偶一爲之
今遂習以為當然耶　嘉興郡伯趙公瀛丙
午試儒士已而又試童生余皆在試中鄉大
夫士未聞有開揭子弟姓名求進者況受他
人囑以求利乎鄭端簡公極口賛嘆趙公
詳見年譜

四十八

嘉靖壬戌會試余同年祁君鯨北上途遇同年二陳公俱四明人謂祁曰春中主考定是吾鄉元峰袁先生論語題定是事君能致其身年兄須先著意務要做得好吾鄉錢鍾二公同舟同作同中榜二陳亦同榜祁竟下第隆慶戊辰二月初余訪章文稷峰禮會稽人問題章曰論語題難料中庸坐定舜其大知也與快去做余竟受其益章同榜中式三公者開心見誠不必隱諱登科一念視人猶已其賢於人

遠矣

四十九

吾邑沈憲副 烝 先為濟南太守以賢能最稱延吾里中張秀才 王化 訓其子自德州登陸入省德濟南屬州也其他縣不知凡幾張身所經歷州邑聞太守所延師俱請見有餽張謹守禮法一切謝絶不相見不通姓名其志操可云不凡矣予喜而書之

五十

一余嘗寓 京師崇國寺元旦見兩廊僧來謁

住持長老下拜住持端坐而受不答禮余訝之僧曰舊規如此國子祭酒司業奉
高皇帝監規堂官作揖亦坐受不知何人改而答揖焉馬孟河先生一龍為司業始復之余受業親覿也馬先生而前馬先生而後難言矣

五十一

余為童子時見同邑鈕姓子隨母改適沈姓長為諸生繼父以訟事謁郡伯趙公瀛生隨其後口口稱父親趙公曰某汝讐人也何以

稱父為此論在六十年前有之今日非惟百姓不知而官府亦不復道矣

五十二

余初仕為淦令家兄輩以余不理會民事欲請一老主文同行余曰主文在衙焉保其不生事吾心先為所牽累這官何以做得暢莫若只如秀才赴試不知主司論題出處只仰屋猜作浪做終無大害不意三年在官無大罪矣以胥行取以出僅近日友人作令催主文行者十有四五非惟無益而反有害甚至訐訟成大獄可惜不知慎始之道

五十三

人一有急性便會輕喜輕怒輕喜之害小而

稍緩輕怒之害大而且速齊家治國平天下都着這一字不得唯用兵不然

五十四

儉德之共美德也世人只患不知儉不能儉今人一儉人便誚讓輕鄙不知何心吾湖素以儉名自有諸大宦家一變而侈靡無筭中人家倣之甚至立破歷歷可数余當嘉靖庚戌入泮親友作賀有遵古例用白金五分者今邈手不可追矣惜哉

五十五

庖鱉鱠鯉雖古人所不廢予守廣信建昌太守王介石来謁飯之席出鱉王君哄談曰此物不當食余問何也曰知府在良鄉庖人曾剖鱉腹中有一戴紗帽官两皂傍侍知府目睹不但畧似人形而已盖鱉交都於水面窺見船中官皂遂感而肖其形如此由此推之鱉之為物大約不食為宜夫鱉且然至於宰牛之慘非他物可方况食之屡屡中毒河魚亦然可不戒乎

余在閩中時大座師石麓李先生罷相家居且有太老先生之喪同年官閩者凡五六人約具候具奠而歐君以書來報分用二十金許余復之曰讀來教嚇倒窮酸弟不能與歐君不恱責余首其議余為大削之各分五六金畢事余同麓先生本房座師也時為祭酒一日以書候之用閩絲二疋延平推官姚子余先生同鄉也知之白余曰擾推官愚見老大人此書不如空致為妙二絲殊令發嗔怒爾余不從大約今之仕宦在地方則以地方

之財致情所親所尊余爲分別公私公則用地方之財私則損俸薪之積雖違衆不顧也

五十七

隆慶戊辰三月蒙
上賜恩榮宴於禮部每席粘諸進士姓名於上余初入而識之及拜諸大臣禮畢走席則諸席所陳品物一空矣蓋棍徒皆用叉口搶去莫之禁而蹷靡
朝廷盛典此必有任其咎者可慨也當入災異誌

五十八

家有仁義道德則其富不驟其貧不促自然氣象悠長若無仁義道德則其富也勃焉其貧也亦忽焉不俟蓋屢有驗之矣　友人內子赴京奴僕衆盛有力者僱騾僱驢得其所矣一奴司烹飪非漫遊者乏力竟步走三千餘里隨行主人不之顧是豈有人心者所為乎此所謂家無仁義道德其貧忽焉者也

五十九

近地一二百里閒主人有喪親友弔之七終

則主人必登門拜謝予却疑之所謝必盡富
貴家若貧賤者足跡恐未必遍及也況此謝
於禮無考無據宋人未見有行之者予以此
意反覆對許敬菴司馬言之敬菴止謝郡邑
治我者及平生師事者他友苦不肯信然謝
郡邑止當拜於大門外投帖即去近日必欲
衣麻入內與有司覿面為親又不可曉

六十

禮有以多為貴者有以少為貴者差之些微
不得吾湖仕宦拜郡伯入延賓館坐候郡伯

轎至二門外下則仕宦出二門外迎之同入是以賓迎主非主人迎賓之意余固守不出二門恐於禮爲正此余之所以因老廢禮而不入郡邑也

六十一

福建省城林公春澤正德甲戌進士官至知府子應亮官至侍郎侍郎子如楚乙丑進士官未艾余僉閩憲林公已一百二歲建有人瑞坊牌生平嘗食松梅九老不絶色慾九十前生女身嫁之又見産甥卒之年一百五歲

天下固自有不衰老者吾鄉饒裕之家晚年舉子其兄弟族人便指曰抱異姓者將以利其有乎然却有一等人實抱他人之子不顧紊亂宗枝甚是無識見不諳事理

六十二

新淦黃仁山太守予作令時年八十餘矣府田便道訪之留酌供茶供饌皆子弟在學者儒巾藍袍服役未嘗以爲耻此吾浙士大夫家所未易有也

六十三

宋學士陶穀曾于太祖前誣詆人行致不得其死厥後穀雖令終而傳記有言其屍棺為人所殘毀者豈天道報應錙銖固不爽耶

六十四

少年挾妓宿娼固非美事然娼妓業已墮落吾特不能介守為其所揺惑爾若良婦人女子一片真心原無瑕玷而用意用計用財以挑迷之此陰隲最大造物之所不宥灾殃之所必降者後生可以知戒矣

六十五

鄭端簡公曉 嘉靖癸未甲科至辛丑凡十九年矣以吏部副郎作 會試同考仕不躁急可見

世宗朝尚有古意今人若有端簡大學問十九年尚為副郎定然怨天尤人悶悶成疾何以後面有大結果 萬曆間陳禺陽為掌科兩進會試作同考只此便見不退避處後面受了虧所以古人重辭讓

六十六

吾鎮二府何公挺必欲將民間義米貯常平

倉作爲官米以邀功干名已是差了然猶為義米也乃代之者夏公尚忠惡其瑣屑申分守道將米價三百餘兩分貯烏程桐鄉庫備荒義米竟改為庫銀不知卒然歲凶分銀分米孰便孰不便孰賤孰貴天下大可咲之事今亦不知其銀存否下有此申詳上有此批允世道蒼生將焉攸賴

六十七

里中馬姓者幼兒四五歲兩手用銀鐲飾之其族人貧無賴者哄之荒野間殺而奪焉賊

不及到官自盡君子曰是亦爲父母者與有罪焉

六十八

不佞在途三年以地方事用地方財不知凡幾何自初任以至考滿自已身上事止庚午秋七月布政司差吏請入無賞吏銀五錢考滿一紋弗費也由省回縣亦不見士大夫下顧稱賀逮不佞歸田諸令君考滿差人赴京皆云費五百金得之烏程袁公面語亦然若繁文綢繆教官諸生上舍俱迎至北新關塘

棲則唯吾桐邑變怍可恨

七十

○倪子良問心之精神是為聖若於提掇不起

柰何先生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思之思之

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精屬水神屬火古謂精無人神無我無人者自析之道專無我者所用之化遂精一有人則易流流則散神一有我則累私私則滯精散乃亂於思神滯乃溺於志其要皆失其心之官也通於先生之旨則養生生生之道備矣

七十一

○正道如刀口上立差過一些便是異端而無所用心者不與焉孟子願學孔子虛明中正

一天道本然之實乃是正學楊氏以為我求心墨氏以兼愛求心許行以齊物求心子莫以執中求心告子以強制求心淳于以言語求心孫張以功利求心白圭以省用求心這便各有所著孟子辭而闢之以明心體之大一自小即非正學近世只知斥佛老不知異端不在佛老亦不在世俗凡人乃在學道而有著者或以節操或以文藝或以簡退或以任事或以講論或以和同或以矛異其氣魄足以移俗其聲望足以流風其興味足以集事

為正道漸增赤幟而人莫之知要其歸昭的於小物而不能充其量塹湮於意見而不能存其主標獵於膚毛而不能入其精所以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無別等伎倆孔子之道忠恕而已無外面工夫原是平等法門易知易作驗之以難聞之談故天下無真知篤之以峻烈之事故天下無實行堯舜孔孟知有吾父母生吾身從而親之兄弟吾父母所生從而愛之吾之有是生夫婦以為配君臣以成治朋友以輔德從而義之別之信之推而百

類姓夷狄禽獸草木凡肖形宇宙皆吾一氣從而仁之愛之根苗既植暢茂油然盡此道於心之謂忠推此道於心之謂恕若學術不正便泥於所著只要行自家心願便令此處顛倒錯亂所厚者薄

七十二

里中一友人邀酌此友兄弟三四人余入門即語之曰令兄輩不妨同坐主人先實不邀其兄含糊應曰家兄不在俄而其兄自外至曰舍弟不請我我聞老先生在故來陪主人

大不快此同胞也又一同宗兄弟余館潯中時屬其兄相邀有弟不之請弟剛而滑者揚揚揮扇自外來語意亦類前而狂主人大不快陪酒不及平生之半竟沉酣不省人事家人扶進嗟乎爲惜半卓酒饌出醜至此凡今之人可以飲食細故而不慎哉

七十三

諸進士觀政九卿衙門

祖宗固有深意蓋欲堂長司僚與之朝夕試以事觀其人之端邪能否或文學政事風節慈

愷所宜何任以時上之天官天官惟以爲銓注也今之觀政者東西兩房分坐終日嬉笑劇談何嘗試以事來三月二十日間分撥各衙門至六月二十日取選去并進士面孔不識認的尚多何可以言知人此 先朝今日得人不得人所以懸殊也

七十四

余讀書古山麓谷楊道人畜一犬咬人道人縛之齋房卓間日夕諄諄教之曰汝咬人我必受害今後再如此我當賣汝屠狗家受刀

斧冎鑊之慘不可如此意懇言切旬日後解

縛狗竟回心不復咬人嗚呼可以人而不從

諫不信諫不改過反此狗之不若乎

七十五

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古今第一等奇崛人宜

乎嫉惡太甚然却不念舊惡何等寛恕今人

但怨人且不問自已招致如何只管怨去不

解直到死而後已只當痴迷一般可惜可惜

七十六

嘉興太守郭公應奎一日上司副憲駐驛郭

入見副憲公偶閱文書出席相見覺遲郭學門子下曰上覆知府無久站之禮竟出憲副公對少府以下力自白非作意復相見兩公皆前輩人風味也

七十七

天下大壞極澈不爲南夷北虜也不爲運道不通也不爲水旱頻仍客問何等人壞之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〻之〻所不爲者舉世樂爲之又況姑息之仁穿鑿之智錯雜並用將

祖宗紀綱法度一切倒闒如何教天下不壞得

七十八

林退齋先生雲同閩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尚書臨終子孫跪膝前請曰大人何以訓兒輩先生曰無他言若等只要學喫虧此三字即五祖忍辱二字有味乎其言之也從古英雄只爲不能喫虧害了多少事

七十九

彭越既就誅敢有收瘞者族高帝之禁令非不嚴矣欒布非不知之也而使齊還乃奏事

越頭下哭而祭之埋之此曠古以來忠臣烈士假令宋室道學諸公值此不知作何區處

八十

巡撫之設洪武前無有也
太祖不欲以重臣合典錢粮兵馬永樂十九年勅尚書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十三員各同給事中一員巡行天下是謂巡撫宣德間令巡撫官每歲八月一赴京議事蓋不欲疎遠以懸機重景泰四年統差都御史其意尚在執持風紀有故則入參廟議而握彛之柄則

有司存自是則曰整飭曰提督曰總制曰鎮守又復以兵部尚書侍郎之職兼都御史百寮群將俯首聽一人之謀似於兼制少疎故復以巡按權殺之然表裡異同病癢或不相關其司鋒鏑者每掣肘不能自盡天順間石亨曹欽請罷巡撫正德間劉瑾取回巡撫皆不為無意

八十一

余少及見蔣恭靖公瑤入郡太守鄭公以下送至大門外公傍站西向太守以下面北同

揖其儀畧如師弟子然此嘉靖庚戌年事固太守之重公亦公之能自重使然也公器度能容一日施連川公在座里中有無知者呼公名詈及二門將至廳事罵尚不絕口也公命家人曰若醉矣勿較可語若罵四品以上官有罪後勿如此連川嘆服

八十二

嘉靖甲辰余從沈冶村先生於容印寺弟子凡二十餘人朔望必群集面試次日分等第粘之中堂諸生雖年長在學者必呼名晨揖

先生先生止回半揖先生有母舅朱姓者未爲知禮却於甥舅分甚嚴一日來看先生先生面北恭拜朱西面傍立稍舉手不答揖也今也或是之無矣

八十三

沈巽洲先生塾子婿錢繼脩生 完官南吏部先生爲友人唐子貽之書稱繼脩止曰吾子不似俗套賢坦某某云

見聞雜紀卷之八

見聞雜紀卷之九

吳興　李　樂彥和述著

朱國禎文寧校正

八十四

乙卯同年錢君錫赴會試道病卒於閘河之蓮兒窩其兄鎮庚子舉人同行遭弟喪殯成禮訪窩中大姓有弋者求借一室停棺弋不但諾之無難色也開正門延櫬入家人俱爲衣麻及次年而返古道厚德弋殆罕其倫匹焉

八十五

鄱陽劉姓者初未嘗貴顯也某某祖業醫術里人某病用藥調愈之其人貧甚某又濟之金若干弗索償病愈者有山地若干已而欲售其又用高價售之葬其父母生子即仕爲柳州太守嘉靖戊戌會魁洵予郡二守治都御史應麒皆公之後人也劉遂爲鄱陽著姓科第代不乏人

八十六

苦節之士雖賢人君子也學他不得南昌太

守丁公應璧壬戌進士山東壽光人予出爲令江右目見之治會省首郡剸繁綽有條理堂上堂下瑩然氷清人猶勉強到得唯公澹薄自持衙內經月進豕肉不過二三度宰生絕不爲也此豈人之所易及哉當以豪傑定其品格

八十七

晉人落魄不拘如劉伶酣飲荷插隨後曰死便埋我此於死生甚看得透乃王子猷雪夜訪戴及門而返曰乘興而來興盡則止此雖帶得些些脫灑氣味然亦有何高處至千載而

下人猶喜譚士君子喜談此等事便是好奇作怪之漸非世道之幸也

八十八

沈鏡宇亞卿節甫言嘉靖初年以前巡鹽侍御按浙鄉士大夫止送侍生帖不用治生此蓋傳聞之言也雖未當理亦見前輩稱謂不苟脫近世恤刑監兌相與亦有稱治生呼老公祖者謬矣

八十九

古人重身教所以大學云其所令反其所好

而民不從今日試院先生出示必言舉子文字如用佛經老莊語者不取據余目見中式大甚少然何嘗無佛語老莊家言至序文必言平正通達務黜奇詭然奇詭至不能解讀者中式甚多故天下文體大壞皆所好所令自相違悖致之也後生小子看這樣子焉得心術不壞

九十

許敬庵亞卿孚遠督學關中入境登華山山有三清殿及陳摶眠像處皆於主峯有妨碍

即日命縣官毀之其果斷剛决與胡頴經畧廣東相似余問希夷似可免答曰希夷祠本山別有故亦在毀中

九十一

民間風俗淳澆這機括下邊全看着上邊擧動吾烏程有里人父死已塟年餘乃誣告親叔打死其父令不察准詞竟空屍檢之毫無傷痕也這等人子雖未必當擬極刑然亦輕恕不得今當場父有剥屍之慘子不蒙笞責之辱豈懲惡勸孝之道可為湖下一大災異

事

九十二

余性拙闇不能悟佛理讀佛典見釋子亦不喜今世士大夫相聚大都講此堪輿話又說些星命學此是有益之事獨是譚禪若以為必悟禪而後人品始高者余以為總不如講孔孟之道於身心性情尤平易親切

九十三

董懋德與余相處日久其人所不能及處僮多不親僮僕不罵詈僮僕不鞭撻僮僕不諛

容不慢容大者事繼母最孝於尊公行事必極力救正力不可為付之慨嘆而已可惜家奴少馴謹一二事得罪士大夫爾

九十四

荒鎮微天之倖借重祖臺下車以來恩威並著盜賊知戢蒼生已安枕矣若蒙謝署長興台駕久駐何福如之顒望顒望敝鄉春蠶一事事之最大者柰何十年以來民間好利心癡本無桑葉多牧小蠶意圖葉賤可獲大利一旦高價則委而棄之河水凡一筐該蠶百

千命十筐盖不知幾萬命十筐以上不知幾萬萬命蚕無辜也殺之不祥其傷天地之和召災致疹有自來矣今歲雨前後正收蚕時也萬懇祖臺出示豫禁有仍前不量力計桑臨岐将蚕投水者許諸人首告重治廢地方相警而太和之氣可回矣其他種種欲言統俟面竭　右啟尚少府公祖

九十五

吳昂海塩人弘治間進士任福建方伯能冰玉其守時適有反獄之變方面被害者多賊

獨蔗公不加害歸田值邑令某貪甚一日訪令邑前坊牌有收受二字出門公呼令曰老父母坊牌上何以書收受二字譃而箴也令爲色慚嗟乎今之不收受者鮮矣然欲如吴公之面箴於時非宜於言巽或不可乎

九十六

唐先生常言天下事貴在處分不在激烈吾鄉嚴尚書震直遁逸　建文君只吞金自盡便了却君臣大分何嘗貽累父母妻子宗族來此所謂善處法也里中唐進士世濟令福

建寧化採礦內臣高彩入其邑先遣人遠迎

徬厚禮款遇內臣上下俱悅拔剌平交身不

屈而道自尊賢於他邑前亢後卑多矣况寧

化因此獨得免稅所省民膏不貲又有足紀

者乎

九十七

唐先生将終之前一二年治具於木鐘堂激

門人仕宦者數人為一席閧教樂與焉時有

某宅差家人見先生下跪叩頭先生深揖荅

之已而又命自己人仍跪叩頭謝之其敬主

及使如此　先生未嘗口談人過是日不知緣何談及董公份顧公震謂董曰官至尚書至貴矣端陽止應在家同兒孫泛蒲觴奈何不憚勞親謁郡邑送節謂顧則曰子靜本是封君可惜做得太早了蓋二公皆先生門人得以訓誨深冀其聞而改之也　又一日論及旱澇先生曰遍天下皆乖戾之氣烏得雨暘時若　劉南坦司空清奇高品能令人竦然起敬然先生不深取之謂其非中庸學問也弟子問故先生曰長媳入門初見偶有元

實一錠五十兩在篋出而予之不二三年娶次媳值空囊數金弗能也若用五十金時念及次媳便當節縮預計何厚薄懸絶至此

先生宗侄將為賈若於無本商之先生先生曰汝往市中問許多業賈者其資本皆自已有之抑借諸富人者乎侄還白十有六七借人者先生曰富人有本只欲生利但若人失信負之爾汝未暇求本先須立信信立則我不求富人而富人當先覓汝矣

九十八

唐荊川先生自登高科後聲望大震先後按院屢有餽先生坊牌值者先生悉辭謝不受今仕宦有幾位辭謝上司餽者開口便議先生　余師唐先生屢應　詔合當補官先生亦有喜色嘗云情愿做箇典史不愿做翰林編修嗟乎其抱不伸其詞可哀矣荊川先生久高卧已而復出人亦議之余謂先生出也是立身行道何可議得其出為巡撫禦倭失策此是可議處　唐先生著宋學商求一卷凡宋室以道學鳴者八十一人悉加品題有

韓范不及富歐富以事功勝不及宜也乃歐
文忠蘇文忠皆不與先生之微意可推矣二
公固以文詞勝者耶

陳摶　种放　高懌　李之才
聶崇義　黃晞　徐復　鄧孝甫
張巽　譙定　張詠　韓琦
范仲淹　胡瑗　孫復　石介
周敦頤　程顥　程頤　張載
邵雍　司馬光　王安石　鄭樵
張九成　陳祥道　李覯　劉安世

呂大鈞 呂希哲 朱光庭 李籲

馬伸 楊時 謝良佐 游酢

呂大臨 張繹 尹焞 孟厚

侯仲良 周行己 蘇昞 劉安節

胡安國 羅從彥 李侗 胡宏

胡憲 劉勉之 劉子翬 劉清之

王蘋 李郁 李衡 朱熹

呂祖謙 張栻 陸九淵 陳亮

魏梃之 蔡元定 黃榦 李燔

李方子 黃灝 張洽 廖德明

趙師淵　杜知仁　陳埴　薛季孟
程迥　陳傅良　葉適　李道傳
楊簡　真德秀　魏了翁　何基
陳淳

九十九

先生之學大則參贊經綸微則閨房瑣屑無不討究無不體貼其教門人弟子亦然一日言及濯足曰人有教人濯足者不知父母生我二隻手作何用蓋教人濯足也是一件肆志事纔肆志便漸漸流於怠荒故不可不謹

也況富翁公子又有教婦人濯足浣體者乎

杜靜臺先生曰天生我二隻手自家儘好着力不必全靠家人亦唐先生教之也余令新淦庚午蒙劉按臺（諱思問河南孟縣人）召入秋闈先五日前同官十餘人皆列坐閱諸遺才文卷公真率老成人也間有門子不在侍時公親手向閣板上自取文卷蓋按院中之大破俗調者公差滿首薦余越八年公復巡撫福建余再爲屬官造冊延平相與几二十日余時具殽餅入院聚話公出二子拜余囑余日後

青盼且手抱一幼兒呼余曰臨川此我前年所生公年尚少毋自誘也惜予尚未有以副其望云

一百

立志是為學種子期王而王期霸而霸試欲行十里若行十一二里便覺倦十五里便覺厭二十里便病以其原志不及也所以凡事必志以行之但中間邪正小大又貴辨志古人為學一年而離經辨志今人且未說辨的工夫只求有志者尚不多得志於道德功名

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其不累者以志各有在耳志於富貴民斯為下今之志富貴者幾人試觀世上人孰不欲富貴畢竟求而不得何也情分氣散未嘗專志於求耳其心熱事經只一時意興所發一心鴻鵠隨物有遷朝立夕仆今日立明日仆今年立明年仆殊非貫始終等夷險合表裡之道不足以言立安望其濟即如人欲富專於取利欲貴專於取官有發舒而無翕歛譬之天行四時無元氣以為之本立志是植

此元氣元氣既植開發收閉自然生出許多
節序豈有歲功不成佛家所謂婆子氣道家
所謂結胎皆能實用此道不謂吾儒輩乃甘
心玩愒歲月猛省猛省。古時氣化厚人不
一易偷後世漓薄之甚胎骨裏已帶病痛加之
以積成俗態過眼即移舉心成學古人胎教
少儀小學又蕩然不存而世教不明義外風
熾欲不汨溺蓋難矣所以世間人都不肯挺
然自做人都是喫別人飯穿別人衣說別人
話行別人事客作自主翻覆乾坤間有小圖

主宰得其影響者便得手勾當轃洎軒昂次亦小成家當人生瀾倒不振是誠可哀也。張子建問道大難弘不能一蹴至誰何以為從入先生曰道理平平妥妥可知可行至簡至易中庸其至矣乎只是日用常行中而庸者便為極至道理人却不肯知不肯行看做天來大海様深的殊不知這箇天則昭然自在乃因驕心起便飛揚而上吝心起便畀墮而下躁心起便縦放而前怠心起便廓落而後侵心起便攘攫而右怯心起便委順而左

奇心起便索隱行恠巧心起便機械變詐所以中庸不可能若種種心俱泯即是平平妥妥的即是察乎天地但這種種心從久積習難得消磨排遣故道不明不行其或念而圖之又出入悔吝脫縛交勝不得光净打疊故學不易成　此三條皆先生所著刻木鐘臺集中余讀之晚故失列於述

一百一

君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況士大夫初為言官其舉動尤四方之所瞻仰者萬曆

癸酉山西某君與余同入省垣不一二月即論吾浙王陽明先生偽學陽明先生固未易輕議而

主上初登極事體必有切要於論陽明者余謂此疏可無進也

一百二

當官者衙門固欲整肅而用刑尤貴得當當之一字即孔子所云中也若不中令人何以趨避有一等偏責衙門人自謂嚴治然衙門人獨非蒼生赤子乎陶淵明戒子待童僕曰

彼亦人子也須善遇之此意可以治民束下

一百三

徐文貞公階嘉靖癸未鼎甲官翰林編修以議大禮謫延平推官公如初仕為推官者然在任留心民事剖決刑獄暇時巡阡陌問疾苦行屬邑咨賢否與今遷謫諸公迥異時耶人耶

一百四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去全屬自巳身上內省之學專而

恬退之風著也今去全屬主爵者罕見有說
自已不得當去及先幾早去之人

一百五

不俟甲午年自警　朝裏官多做不了世上
利多取不了古今書多讀不了親友事多曾
不了閑是閑非聽不了頻頻收拾身心好辛
卯小像自贊顛髮蒙茸類乎其容既似江上
之漁翁莪冠大帶譚時氣雄又似縉紳之巨
公爾曾叨大夫之祿耶胡然而屢空爾有攬
轡之志而不遂耶又胡然而坦裏今人其居

與俗通古人其心上皇風

一百六

宋時官制最善者舉進士必先除縣尉最不善者不待三年考績屢升屢降士大夫歷二十載有爲官二三十任者何以求治　本朝洪武中第三甲進士俱選縣丞亦宋邑尉遺意可惜行之不久　正德初年二甲進士初選尚得爲御史今行久任知縣推官博士行人等必三年外或六年而後補御史給事中又不輕任人之意也

一百七

人臣有分職無分心唯職有專責則心隨之而異用爾孔子嘗為委吏為乘田為中都宰何嘗擇官而仕萬曆間聞有知縣選為南道御史者大負不平之氣直於吏部堂上忿爭太宰不聞上疏區處其量真同文潞公婁師德矣

一百八

宋室諸君視臣下真有家人父子之意然律之君德以剛為主則胥有失焉野史載丁謂

廷試名在第四人謂不悅上曰甲乙丙丁汝
正該第四此等話但願傳者謬誤若果真豈
朝廷上所宜有耶王荊公自恃多學可以轉
移世道卻視得神宗柔懦徑情自用已蹈不
臣之罪矧奸惡如檜箝爽其主罷李忠定傾
岳武穆又士論之所必誅者哉張江陵天分
儘好事業也有幾分可觀只一日上疏內揚
自已輔相庶幾小康　陛下不欲用臣則已
如欲用臣云云似有唯其所欲而人莫敢言
之意這心腸這筆端何以令人心服無議恐

皇天后土亦不佑之冥冥中也

一百九

近世末俗有大惡大不義之事而已不知其非人亦不以爲非彼婦人視之似若以爲當然而不媿者何也主人之於僕媳是也痛省痛省然亦有因是而亡身被禍者歲歲有之萬曆三十一年癸卯山東兖州知府某臨清州守某皆被禍總之不出床笫之事

一百十

孟子七篇道性善本仁義稱堯舜發前聖所

未發功甚鉅也其喫緊為人莫如夜氣二字最喚得人醒即行盜之人清夜非無良心萌動所惜旦晝梏亡嗟嗟凡民無足論矣曾口讀孟子過的何不猛想

一百十一

孔子不取聽訟而貴使民無訟使之一言有許大源頭工夫在先文王所以使虞芮質成也不越此道今日非奉

勅旨明文不知誰人作俑倡為息供二字原告硬中需索被告悉如意即具息到官官一

切准允不加詳察雖撫按衙門賢者在上猶然甘心為之嗟乎此勸民好訟之妙術余不知其可也

一百十二

士大夫看得迎送一節為細故竟忘却律條有禁止二字又有牌行禁止而卑官失迎及迎弗遠者往往蒙盛怒鞭撻此不知何意萬曆間吳江令遣丞迎一過客天寒氷結丞墮水莫救死匿故不以上聞若在

祖宗朝恐難逃於根究也

一百十三

莫之為而為者天也有所為而為非天矣因材而篤者天也篤之不因其材非天矣日月風雨露雷霜雪皆天也有私照私被非天矣官以天名俾人可求可測是謂自小其天

萬曆甲辰大察考功郎馬公大儒山東陽信人質直詳慎大察不能干以私有一縣令不職守巡兩道庇之公去令併處守巡兩道入覲諸公還具言其事如此可不謂難矣哉

一百十四

狄梁公仁傑巡按江南所至淫祠悉毀之止晉大禹吳泰伯伍員季札四祠武三思妓素娥有殊色梁公請見之忽失所在堂奧中如聞語曰某花月之妖梁公正人也何敢見焉嗟乎為人不可不正也如此夫

一百十五

余嘗與董懋德游　京師天壇頗知道家呰利白來無漠然留客者戊辰觀政與胡年兄同在禮部一日午後胡忽約二年兄過余云游

天壇去余問曰何人治具決當懷金兩許以行胡曰兄任行不必問二兄亦不言意謂道家必晋欵也余勉隨行道家一茶之外更無留意乃空腹往返四十里事雖微亦冥行取困之一端歟

一百十六

○蔣恭靖公瑶與中貴人會勘民事中貴受賄欲死被誣者公潛戒行杖者曰我命汝笞數多汝須勿重其人死我亦死汝輩被誣者已而獲全中貴大悅而罷先輩員機應物類如

此

一百十七

宋王恭武公德用勳名蓋世中丞孔道輔等因事論劾遂罷樞密出鎮後貶官知隨州久之道輔卒或有諛公者曰害公道輔卒矣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耶可惜朝廷亡一直臣爾士大夫服公雅量

一百十八

王沂公曾狀元及第還青州郡守遣父老倡樂迎之近郊公易服乘小騎由他門入遂謁

守守驚曰方遣人奉迎公何為遽抵此公曰不才幸忝科名豈敢煩太守父老致迓是重其過也太守服其遠器李子曰沂公特幸而當宋盛時又幸而青産故得遂其高雅爾若產吾東南則在千里外戚屬隣里凡欲求媚納交者必蒲伏蛇行孔道為塞公即欲變姓名從他城門入焉可得耶覽今思古重有慨焉矣

一百十九

○用明於内者見己之過用明於外者見人之

過見己之過過者視天下皆勝己也見人之過者視天下皆不如己也此智愚所以分歟此言可為終身師座右銘

一百二十

寇萊公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士多問其年年少者往往罷遣或教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高大學士儀嘗教諸進士曰臧年入齒録嘉靖辛丑以前無此事近日始有之諸子慎勿為卒無人從先生之言者致齒録與同年叙會大相矛盾恬然不以為非

嗚呼何惟手人品不萊公若者比比然也

一百二十一

宋太祖初仕周世宗於澶州曹彬爲世宗親吏掌茶酒太祖嘗從彬索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古之人臣即細事亦不欺其主如此後太祖卒大任彬豈無試而漫用之耶

一百二十二

滕公伯輪壬戌進士官浙巡撫時妾生一子閩建寧人夫人在家公卒于官歸襯夫人不賢甚誓欲

殺妾及子襯未至礪刄相待素無疾一夕忽奄逝毋子得無恙焉蓋公雖有長郎而不諳人道說者云此天不欲斬滕公後也其事稍與宋劉元城所遭相類人皆異之

一百二十三

包孝肅公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凡三十七字子孫皆押字其下吾嘉城錢懷蘇公名 同 癸丑進士初仕為祁門令官至太守清貧如洗又不

壽殁後其父母之將葬地售之他姓或有傳其毀屍市柩者狀甚慘不知果否厥父少爲理刑衙書皆成慘刻余幼時曾識之嗟嗟此貪夫者豈但孝肅之罪人蓋天下古今士大夫之罪人也

一百二十四

人生至樂莫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富者之教子須是重道貧者之教子須是守節然欲教子必須先生子子不生教何從施生子之訣柰何曰聚精會神施惠強恕

一百二十五

東廣方寅所亮工辛未進士知烏程有按察驛傳道行縣送鄉官某某各折儀共二十餘金仰動支無碍官銀及本道紙贖送繳方回曰並無前項紙贖官銀可以動支將原票徑繳道衙之若在今日則須曲處應命求欲如方難其人巳

一百二十六

王文正公旦最是寬厚長者張師德狀元及第巳爲諫議大夫視知制誥循資非驟至爾

文正乃以兩及門為奔競曰後生待我淺也運而不與古之大臣其用心固如此後世必以不及門為踈安有惜其兩及者

一百二十七

閔僉憲公 遠慶 執母喪扶柩不廢俗禮邀余題其母氏神主登余舟相請痛哭涕零余目中所未見者子云喪與其易也寧戚閔公有焉

一百二十八

韓魏公 琦 為丞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

即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杜正獻公衍歷知州轉運未嘗壞一箇官員其間不勤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惰不謹者諭以禍福俾之改過自新或咎公持心太恕公曰為政去其太甚者爾　胡文恭公宿知湖州前守滕公大興學校費錢不貲滕去群小菲然謗議通判以下不肯書其簿公當坐折之曰滕侯之謀倘有不臧何不早發俟其去乃非之豈古人分謗之意一坐大慚　韓魏公曰人能扶人之危賙人之急固是美事能勿自談則益

善矣。丁晉公雖險詐亦有長者之言仁廟嘗怒一朝士再三語及公不答上作色曰叵耐問輙不應謂徐奏曰雷霆之下更加一言則虀粉矣上重其言。傅獻簡公言以帷箔之罪加於人最為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被其惡名致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訒乎

鍾離瑾為江州守有女納許氏聘將嫁市婢從嫁間因得故令之女於胥氏權惻然傷之移書於許欲將已備嫁奩先嫁故令女已女改明年許曰蘧伯玉恥獨為

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君別求良家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焉　受人之恩而不忍負者其為子必孝為臣必忠　有施貴勿念受施貴不忘

趙康靖公槩與歐陽文忠同修起居注文忠意輕之他日文忠被誣康靖上書曰修以文學為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轉加污衊臣與修踪跡素疎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公之厚德視睚眦之讎必報者奚啻天淵

宋哲宗自在濮邸即有賢名及還

入内良賤不及三十口行李蕭然無異寒素有書數厨而已聞者莫不相賀　魏公雖在外然其心常繫社稷至身老而心益篤雖病不忘國家或聞更祖宗一法度壞朝廷一紀綱則涕泣終日不食

一百二十九

鄉同年馮小山歐功平余仕途爲令公已作江右少參矣移書不佞曰自初入仕不可有立異心不可有好名心纔好名便要立異纔立異不必便要破敗唯平易二字可終身行

思衆俯服其教

見聞雜紀九卷終